

都市丽人行

失落

Shiluozenxin

寒冰/著

真心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失 落 真 心

寒 冰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失落真心/寒冰著. —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2001.10

ISBN7-228-06669-3

I. 失… II. 寒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8593 号

失 落 真 心

寒 冰 著

责任编辑 李玉新 刘塔海

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

邮 编 830001

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

印 刷 四川成都泰吉印装厂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2

字 数 300 千字

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8000

ISBN7-228-06669-3/I·2430 定价:19.80 元

内 容 简 介

少女时代的慕容秋不幸流落异乡，被自己最心爱的男人出卖，在异国他乡饱受凌辱，后被一位大人物所救，留学美国后成为某大财团的主人。

伤只在一瞬间，痛却在永远。为报当年被背叛之仇，慕容秋千方百计找到个自己仍然既爱又恨的男人，使出苦肉计，重新投入旧情人的怀抱，然后两败俱伤锒铛入狱。岂料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对方入狱后便开始了变本加厉的报复行动，在情场和商场上使尽手段滋扰报复。当梦幻破灭时，爱情能否留住永恒。当慕容秋以为是破镜重圆时，却不知一场更大的阴谋正悄悄向她袭来……

1

夜晚时分，一轮明月高悬在空中，窗口拂动的几根树枝，泛着微弱的银光，月亮洒下一片光彩，流动着款款似水的柔情。

这几天，慕容秋常常失眠到天亮。她的头在枕上翻覆了上千遍，碾出一团团难以排遣的寂寞，在声声叹息里，她始终不能安然入睡。

一种深沉的忧虑，悄无声息地袭上了心头。

入狱快一年了，她平静似水的心，终于又泛出了一圈圈微澜，没有理由没有原因。黑暗已经透过窗棂，向小小的房间里施加无形的压力，一种深邃无边的恐惧又侵入了她的意识。

“唉！”

她重重地叹口气，把头深深地陷入枕头中间。

夙仇得报，她却并没有那种解脱的欣喜和平衡，反而是一片茫然，生命突然之间形同虚设，一切生存的理由和意义都变得严重模糊，如同武侠电影中的寂寞高手，放眼四顾皆是一片苍凉。

但无论何时何地，慕容秋都没有埋怨过、懊悔过、犹豫过，一切都在她的意料之中，复仇顺利得如同健康人士的小便一样，畅快淋漓，而且顺理成章。



她决定体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牢狱生活，在这块小小的囚房里，反而有一种难得的宁静与和平。

入狱以前，她绝对没有想到人生还有更安乐，更不用操劳，更不费神的好去处。如今，她已经在体验着这种乐趣了。

当然，除了失去自由，她目前还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。她翻了个身，又重重地叹了口气。

对慕容秋来说，自由早已失去了。豆蔻初放的少女，在南方的一条小溪旁认识了他之后，她就失去了自由。

入狱前，庄子周怔怔地看着她，仿佛洞察到她的灵魂深处，那种眼神，只有相互爱慕着的男女才有，庄子周猜得不错，慕容秋一直深深地爱着自己。

迷迷糊糊之下，当法警押着庄子周走到警车的那一刻，慕容秋就知道，自己将不能摆脱一个残酷的现实：她爱着一个从地狱跑出来的魔鬼。

无论在事业上，或是生活中，他们都是一对冤家，一对生死相依相搏的欢喜冤家，对方在自己心目中的位置，任何人都取代不了。

当慕容秋成长为一个花季少女后，她就朦朦胧胧地感到，庄子周将是她生活中惟一的重点，今生今世，她都将被一只硕大无边的魔掌控制着。

深爱一个魔鬼的感觉是怪异的，除了无处不在的矛盾，还有一种新鲜的刺激，以及夜深人静时的难眠。这种复杂的感情折磨了她很多年，直到今天，她都无法回避这种严酷的现实。

对于自己奋不顾身、无怨无悔地救过三次的男人，那种



灵与肉的深刻记忆无法磨灭，而且将长存下去。

这是她的悲哀。就是这个男人，却在生活中欺骗了自己，出卖了自己。想到这些，慕容秋就心如刀绞。

最让她伤心的是，这个男人第一次接受忠心考验时，就出卖了自己。她想来想去，只想到两件事：第一，她爱着一个人面兽心的魔鬼；第二，庄子周从没把自己放在心上。

这两种可能，会让任何一个女人都伤心欲绝。男人的忘恩负义，厚颜薄情，证实了她把自己生命的全部，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一个小人，一个伪君子，一头野兽，这一切似乎都在嘲笑她是一个愚不可及的女人。

终于有一天，当慕容秋知道真相后，她彻底地垮了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她一直在这种理智与情感，正义与邪恶的互相冲突，努力让自己重新站立起来，振作起来，在商场上又焕发出万丈光芒。

她重新回到社会，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意场。然后摇身一变，成为一尊复仇女神，运用手中的资金、权势、地位，织下一张天罗地网，引诱庄子周跟她共同走上经济犯罪的道路，然后翻身成为投案自首者，一招回马枪，将庄子周打下马来。

她永远都忘记不了那一幕，一年前的终审法庭上，当法官宣布判处庄子周有期徒刑三年时，狼狈不堪的庄子周让她觉得很开心。当法官问庄子周还有什么话说时，这个不可一世的商场杀手，沉重地走到慕容秋面前，看着和自己同床共枕的红颜知己，竟一时找不到话说。

还是慕容秋先开口：“子周，你出来时，这个世纪都快到尽头了。”她语调平缓，极力不让对方看出自己的得意，因为她只被判了一年刑期。



庄子周居然还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多谢你鼓励，我有句心里话，想在失去自由前对你说。”

“你说吧。”她的语气有些冷。

“你很了解我，如果不是你的苦肉计，想必我不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。但是，有一点你是万万没有想到的。”

慕容秋脸上一片茫然。

“我爱你，阿秋。”庄子周仍然是一脸的平静，“分别的那些日子，我总是在梦里见到你，即使在百忙之中，我也不能控制自己不去想你。我很自负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人值得我去爱，去付出感情。只有你是个例外。阿秋，我们倾心相爱的日子永远不会结束。”

“是你报复我的第一步吗？”慕容秋微笑着问了一句，不等庄子周回答，就走出了法庭，上了等候在外面的警车。

在两辆警车分别载着他俩驶向不同的监狱时，警笛长鸣一路飞驰时，慕容秋的脸上，早已挂满了泪水。

她隐隐约约感到，她赢得风风光光，却又输得真真切切。世事和棋局，一天不盖棺，一天无定论。

出狱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。

慕容秋又重新躁动不安起来，叹气之余，她的脑细胞已累得不能再思考，再感觉。

在这一年的牢狱生涯里，她几乎视囚犯生活为自己心灵上的休养生息阶段。

当她跨出这重重铁丝网围起来的天地后，接踵而来的是什么？是庄子周的报复？还是她将整个灵魂重新投入新的生活？如果是前者，她该如何应付，如何逃过这一劫，如何面



对失败的冲击,就像庄子周突然面对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刑警一样。

时间似水流年,已容不得她从从容容地丈量自己脚下的土地,而这一天,却转瞬而至了。

一直监管她的是一位年轻的女警官,模样既漂亮又迷人,如果不是那一身庄严的警服,你很难相信她能在这种特殊岗位上坚持着自己的人生信仰,有时候慕容秋都百思不解,忍不住问她,那女警官不似她刚入狱时那般威严,却也不接她的话茬,轻轻地、不屑地用鼻腔“哼”一声,婀娜多姿地走开了。

前几天放风时,女警官问了她一句:“你快要出去了吧?”

慕容秋呆了一呆,立刻就心花怒放起来,她这才想起,自己人生的休整期已接近尾声。

不过,她还是在脸上装出了一副苦笑的模样。

这种无奈的苦笑是值得的,试想一个差不多拥有太阳之下所有一切的女人,却把监牢视为千载难逢的人生驿站,以小小斗室为平静的港湾,是不是有一种夕阳西下的凄凉?

也就是从这一刻起,慕容秋就开始失眠了,她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的意志,在刑期期满之前,提前让它们超越自己的身体,自由驰骋起来。

她在床上不停地辗转反侧,把这个枯燥的动作重复了两个小时,周身疲惫不堪,而且觉得饥肠辘辘,突然有了一种要吃东西的冲动。

这种饥饿产生的冲动让她觉得恐怖之极,很久以前,她在一段极悲惨的日子里率先体验了这种恐怖。

慕容秋从床上坐起来,想办法找一点东西填充饥腹。



她从枕畔靠近墙角处摸了半天，终于摸出两块饼干来。

这是她的私有财产，也是她惟一拥有的积蓄，在监狱里，每个囚犯都要工作，她尝试过织藤椅，串人造丝花等手工活。各人得到一份少得可怜的报酬，可以拿去买些接济自己的食品。在这个天地里，多数的女囚犯都把钱化成了一团烟雾，吞吐过后便烟消云散了。只有慕容秋不抽烟，因而就在小卖部买些零食。

在监狱里生活比在外面更有规律。晚饭开得很早，未到六点钟，都已经就完餐了。再到七点多，分配给每人一杯饮料或牛奶，然后就得等到第二天的太阳出来，才有填肚子的机会。对这些青壮女囚来说，午夜梦醒时，要抵挡的不只是心灵上的孤独寂寞，还有可能是实实在在的肉体折磨。

对她们来说，天底下最难受的事，没有比挨饿更让人后悔“早知今日何必当初”了，慕容秋真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。

对于这种恐怖的心理历程，慕容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已刻骨铭心了。即使以后风云变幻，苦尽甘来，重新拥有富人的奢华，也不能令她淡忘世界上还有饥饿这回事。

以前吃饭，慕容秋最不爱挑剔，就算是保姆烧的菜不可口，她还是会闷声不响，一口气把菜吃光。如果份量多，吃不完的话，她还会发富婆脾气，义正词严地指责：

“想想那些非洲的难民，想吃都没有地方去吃，还要浪费。”

每年年终结算时，代管慕氏公司欧美投资的纽约办事处，会依照她的嘱咐，将盈余的百分之二十拿出来，找公司顾问律师，以一个神秘的身份，捐赠给埃塞俄比亚的饥民。

第一次做这件事时，律师曾请示她，捐赠这笔款项用什

么名义,是否考虑为公司作广告上的宣传。因为慕氏公司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大型跨国公司,而埃塞俄比亚的救援基金,通常被一些国家的政府认捐,这些捐款可以作扣税之用,对一个公司来说,如果能达到名利双收的效果,是许多高层管理者梦寐以求的事。但是在慕氏公司里,慕容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毫不含糊,而且语气坚决地表明她的意愿不能更改。

她说:“一个曾经挨过饿的女人,就是捐款人的名字。”

的确,慕容秋挨过饿,饿得眼冒金星,饿得轰轰烈烈。

那一刻,她全身的神经只集中在一个焦点上,拼命地幻想会有任何可以放入口里的东西出现,那种前胸贴后背的感觉,难受到但愿自己最好立刻死去。

借着窗外走廊里灰暗的路灯光,慕容秋怔怔地看着手里的两块饼干,竭力禁止自己思潮起伏,她决定先渡过饥饿这一关。

她把饼干递到嘴边,正要张口咬下去时,又马上停了下来。

“嗯!我都快饿死了,你们这些小畜牲,竟敢在虎口里拔牙。”

她恨恨地骂了一句,伸出苍白的手指,把几只爬在饼干上的小蚂蚁拂落在地板上。

她突然想到许多不解的人生困惑,忍不住在心里暗笑起来,“不要跟太强大的对手交手,这种险冒不得。”不是吗,只要如此轻轻一拨,这些小蚂蚁就吃不了,兜着走了。

转瞬之间,她的得意就消失了。要是庄子周要报复自己的话,那他决不是一只蚂蚁,而是一架风车,能够在半空中转动的大风车。就算他是蚂蚁,也是统帅着数以亿计蚂蚁的雄



兵大元帅，企图把自己重重围困，打得她落花流水，然后分而食之，片甲不留。

慕容秋正悄悄地补充着营养时，细微的咀嚼声还是很敏感地传到了一位同屋女囚的耳朵里，她爬起半块身子，让两只乳房重重地垂下去，不规则地晃荡出一些轨迹，然后盯着发声的地方问：

“怎么？又睡不着了？”

慕容秋点点头，把另外一块饼干递给她说：

“要不要？”

对方摇摇头，又从枕头下摸出了半包香烟来，抽出一支含在嘴里，点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，让这一秒钟里充满至高无上的享受。

好一阵，两股淡淡的烟雾才从她的鼻孔里溜出来，摇摇晃晃地散在黑暗里。她回过头来，怔怔地瞪着慕容秋出神，过了一会儿才慢条斯理地说：

“喂！你今年究竟多大了？皮肤那么细嫩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我敢说，如果我是一个男人，也会被你迷得三魂掉了七魂。在监狱里，对着一群都在闯世界的年轻女人，你还能有这么大的魅力，要是在外面的花花世界里，还不知道你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尤物哩。”

说完这段话，她又陶醉在烟海里，半天后才哼了一声，说：

“可惜哩，我都没有机会看你的风采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明知故问。”她不满慕容秋的平淡，悻悻地说，“你是什么人？大街小巷谁人不知你的大名。像我们这种三教九流



之外的人，出去后你还认识吗？”

“阿琴，你可以改变这一切的，只要你肯努力，会有贵人相助的。”

那个叫阿琴的女囚仰天哈哈大笑起来，声音如夜莺一样。

“我龚琴半辈子都没遇上一个贵人。倒是那些小人、坏人、贱人，到处都碰得上，躲不开，害得我生不如死，才落得今天这个下场。”

“不过是半场戏嘛！这种下场算不得数，也不准，还没演完哩，怎么就灰心了？”慕容秋说。

“跟我们这种女人讲大道理，那还不是对牛弹琴！你要劝我，就得说明白一点。直截了当多好，我是没有读过书的人。要不然，就像你一样，布下天罗地网让那负心的男人束手就擒。”

“阿琴，我也不比你聪明多少，这不，还是和你一样在这儿蹲黑房子。”

龚琴再重重地吸一口，茫然地望着喷出来的烟，说：

“有时我在想，我把那杂种杀了，是不是就便宜了他？只让他在短短的几分钟里痛苦挣扎就解脱了，算什么事呢？惨不过我们长年累月，受人世间的苦难。”

说到这里，龚琴那原本轮廓分明的脸庞，在夜色下有些扭曲，看起来多了一份狰狞。

一个模样俊俏，稍稍穿戴整齐就流光溢彩的女人，一旦回忆起伤心的前尘旧事，就激动得变了形，太可惜了。但在这里，慕容秋是个例外。

仿佛来自神界，喜怒哀乐都从不在脸上流露一丝一毫。



她脸色平淡安详，随时都不喜形于色，在狱里，其他女囚背地里都叫她“盖世观音”，集威风霸气与超凡脱俗于一身。

无论是龚琴，或是这里的其他女人，都无法和她相提并论。在气质上，她们明显地逊了一筹。

龚琴把腿搁到床上，翘起大拇指，对慕容秋说：

“还是你最有出息，不要他死，而是要他生不如死。跟你一起蹲大牢，这才叫报应。”

她深深地吸了两口烟，让忽明忽暗的烟火在黑暗中闪烁不变，然后又说道：

“话说回来，我也不是成心要杀死那狗娘养的，真的不是。那天夜里，我一时心血来潮，把一个熟客的生意推掉了，想打发他快走，回去抱着自己的老婆睡，我自己就提前回家去，我那天特别烦躁，预感到有什么事发生。果不出我所料，一推开门，就看见老四赤条条地爬在表妹身上，不停地抽动着，像条狼狗一样。”龚琴越说越激动，渐渐提高嗓门，“我当时差点昏过去，过去就跟他们打在一起。”

还没等她把故事讲完，睡在角落里的另一个女囚犯，发出了两声干笑：

“又是老掉牙的故事，一点都没意思。这种事谁没遇上过，凡是在这里呆着的女人，谁没这种经历。”

慕容秋望着墙角，说：

“秀茹，把你吵醒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那叫秀茹的女人坐起身来，用手抓一抓头发，继续说，“这种鬼地方，想睡都睡不着。”

在这个牢房里，住着三个囚犯，这是规矩，绝不能让两个人住在一起，怕日久生情，发生什么双宿双栖的丑闻。



龚琴被秀茹打断了话头，一时之间忘记了下文，呆呆地说不出话来。

“继续说下去吧！你的故事很好听。”慕容秋鼓励她。

龚琴仿佛从梦中惊醒，使劲一拍瘦骨嶙峋的大腿，思索刚才的段落，又滔滔不绝起来。

“那狗日的老四也真狠，跟我纠缠了大半天，一张麻脸上都被我的指甲抓出一条条血印，可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我。”

“我骂他：‘你狗日的对不起我。’”

“他居然大言不惭地说：‘老子怎么对不起你了，要怪就怪你自己引狼入室，收留这个乡下女人，是她勾引我的。’”

“我当时气昏了头，不由分说就是两个耳光，清清脆脆地打在我表妹的脸上。那小丫头还在犟嘴：‘不关我的事，表姐，是四哥强奸我。’话没说完，眼泪顺着哭声流下来。”

“我气极了，大声骂道：‘老四，是不是你这么干的？是男人就敢做敢当，不要冤枉别人。’”

“那狗日的竟冷笑道：‘妈的，什么叫冤枉别人？大热天的，明知道家里有个男人，还穿着那么透明的睡衣走来走去，一对奶子在衣服下若隐若现，又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你说，这不是勾引是什么？’”

“我咆哮起来：‘你这狗娘养的，还要强词夺理？’”

“不由他再狡辩，就又冲过去打在一起。老四也不是个善良的人，一把揪着我的头发，拼命拿我的头向墙上撞，顿时撞得我眼前一片金星。他口中还在乱嚷：‘就是老子强奸你表妹，你能把老子怎么样？’”

“真正骑到老娘头上了。我当时一边挣扎，一边用手四



处乱抓，抓住了一件硬东西，想也没想，就朝他头上砸了下去。”

“那种情形下，我用了很大的劲，老四当场就头破血流，一命呜呼了。”

龚琴在讲故事的时候，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那恐怖的一幕中了，不仅一张脸涨成紫色，而且额头上的汗在暴起的青筋之间流窜，使她的模样更加狼狈，又添了几分狰狞。

秀茹斜倚在床头，并没有坐起来，她只躬了个身，面向龚琴，问：

“那你的骚狐狸表妹现在怎么样？”

“不怎么样。她还有些气愤，我在这里都快四年了，她一次也没有来看过我。以前我用钱把她从乡下接到城里，只为看在我亲姑妈的份上。结果呢？好心被狗咬。”龚琴叹口气，又说道：“后来听妹妹说，她在出事以后，就跑到广州当小姐去了，这两年也挣了一些钱。还听说找到了一个小芝麻官男人，说是油水不少。哎，这小婊子，身材倒是蛮风骚。”

“老四没有骗我，他那天夜里说的都是真的，我那表妹绝对是火辣辣的魔鬼身材，加之又风骚，太惹男人眼。两只大乳房又在人前人后摇摇晃晃地，似乎暗示那些色鬼快上前抓住不放，否则就是窝囊废一样。这种女人不是念书的材料，我是看花了眼，还以为供她读书，然后找份好工作，嫁个正经人就对得起姑妈了，谁知这骚货，天生是陪男人上床的命！”

她将烟头丢在地上，意犹未尽地踏上一脚，说：“我倒无所谓，反正又没对不起姑妈。”

慕容秋已经把饼干吃完，静静地躺回到生硬的床上去，望着幽暗的天花板发呆。



她想，是不是每个女人都会有个男人相克？秀茹说得对吗？女人永远不知悔改，一个又一个的悲剧，其实都是殊途同归，万变不离其中，让男人害得惨兮兮的，还不后悔，傻乎乎地将悲剧演下去，又没有办法告诫亲戚朋友。哎，每个女人面前，不知有多少这样的陷阱。

可笑至极！悲哀至极！

秀茹插进来说：

“我倒跟你相反，总要等我出去后，再找那坏蛋算总账。”

龚琴忍不住笑了起来：

“怎么算法呢？是不是一刀插进他的肚子里，看他是不是黑心黑肝，然后又回到这笼子里度日如年地再盘算出去报仇？”

秀茹忽然翻了个身，看着慕容秋说：

“秋姐，对待负心汉是你的绝活，这里的人谁不佩服你的胆识和勇气，居然为了惩罚负心的男人而甘愿自己下大狱，真是了不起！”

她顿了顿，见慕容秋没有反映，又接着说下去：“换了我，才不会像阿琴那样傻，落个杀人犯的罪名。我要让男人后悔曾对不起我。秋姐，你说有什么好办法没有。”

龚琴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声苍凉而悲壮：

“秀茹，不用大姐费心，我给你指条路。很简单的一个办法，拿起大剪刀，趁他不注意，剪断他那条是非根，肯定叫他痛不欲生，以后想女人时，还能记得你秀茹的一剪之恩，岂不是最好的办法吗？”

“不要脸的婆娘，只有你才说这种不正经的话，秋姐才不会想这些血淋淋的馊主意。”秀茹一厢情愿地认定，慕容秋一